思念

文/张洪欣

月光柔和,夜静如水。每当夜幕降落下来,便是思念来临的时候。临窗静坐,斟杯美酒,把天上的明月装进杯里,思念之情便油然而生。屏去漂浮的梦想,思念自然有着朦胧的诗情画意。它会穿越时空,沟通两岸,在天地之间散发出醉人的芬芳。

我常常思念多年前去世的父母。我要说,你们都是以八十三岁的高龄离开人世,去了天堂。你们一生在世,辛勤劳动,饱经风雨寒霜,直至晚年仍与疾病抗争,表现出两个平凡人的无比坚强。你们虽然不在尘世了,但你们仍在理想世界中生存,你们的灵魂永远活在你们的儿女心中。当星星向我眨眼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你们的和蔼可亲的眼睛;当月光照射到我身上的时候,我好像望到你们向我抛来一片慈爱的柔情;当晚风轻轻吹来的时候,我似乎听到你们那优美独特的说话声。我深深地怀念着你们,我深深地敬慕着你们。倘若你们在天有灵,一定会感觉到我的一片真情。

我也多次思念住在那遥远的村庄里的妹妹。我想说,一年四季,你不知付出了多少辛苦的汗水。在春风吹绿大地的季节里,我猜想你一定会在劳动之余,去欣赏那美好的大自然,去看花开,去听鸟语;在赤日炎炎的夏季里,我的眼前浮现出"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场面,你肯定经历过类似的情境;在阳光洒满金秋的日子里,我料想你一定会品尝成熟的果实,享受丰收带来的幸福;在寒冷的冬季里,我知道你也会照例外出去打工,为生活得美好而东奔西忙。岁月书写了你的劳动生活,你的劳动生活照亮了岁月。但愿你能够步步登高,积财聚富,让生活更加美满幸福。

我还屡屡思念远方的朋友。我敢说,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但我们的友情是不可分隔的。你那含笑的面容,时常在我脑中出现;你那发自肺腑的话语,足以令我心情激动;你对我的热情帮助,让我终生难以忘怀。风吹原野,我愿风儿捎去我对你的问候;彩云飘向远方,我愿彩云带去我对你的祝福;大海扬波,我愿大海带去我对你的呼唤。我相信,无论你走向何方,你的心里一定还惦记着故乡。故乡的山山水水,都留有你的足迹;故乡的父老乡亲,都记着你的名字;故乡的一草一木,都盼望着你的归来。假如有朝一日,你能再回到我的身旁,那就让我们一起尽情歌唱,歌唱我们之间像大海一样的深情。

思念使我精神愉快,思念让我脑中充满无限遐想。思念像春天的暖风,一直温暖着我的心胸;思念像雨后的彩虹,五彩缤纷,楚楚动人;思念像一首雄伟壮丽的交响曲,响彻大地,响彻云霄。

天气是变化多端的,思念之树是常青的!

卖家具

文/殷卫

前段时间,我们家更新了一批家具,旧家具就堆放在一个角落里。

我催促丈夫赶紧处理掉,他就上网发了个转让的消息。这批家具计有:沙发床一个,木头椅子四把,还有饭桌、茶几各一张,开价120元。很快丈夫就接到了好几个咨询电话,不过多是只要一个沙发或是一张饭桌。

过了两天,终于有个女孩来电,有意全买,不过她提出能不能便宜点,放下电话丈夫问我意见如何,我有些不太情愿,因为价钱实在不高嘛。过了一会儿,那女孩又打电话过来,丈夫一开始还坚持不能便宜,到后来,就基本不作声了,好像一直在听对方讲,这个电话持续了十分钟才结束。我好奇地问他们聊了些什么,丈夫说,那女孩说自己刚刚失业,单位不能住了,租了个没家具的小房子,很想买几样家具,可经济太紧张。丈夫看着我说:"要不,我们做一次好事,送给她吧。"我想了想也是,但又有点怀疑那女孩子的真假,丈夫劝我:"就相信别人一次吧!"见我同意了,他就给那女孩子回了个电话,并告诉她家里的地址。

没想到的是,那女孩却再没了消息,没来拉家具,也没打来电话。丈夫很不解,后来我有点明白了,告诉他:那女孩本来是想让你便宜点,你倒好,白送,人家心里肯定在想:天底下哪有这等好事,谁知道他安的什么心!丈夫看着我,有点哭笑不得:"唉,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咋就这么难呢?"

在美国当"烧饼郎"

文/余平

欢迎提供笔记,写出生活百味。
投稿信箱:qlwbyt@126.com

在美国美国打零工并非一件轻松的事,收入少不说,工作时间还特别长,我于是萌发了自己创业的念头,可我当时既没资金又没技术,当老板谈何容易?好在我还有做烧饼的手艺,就决定在异国他乡练摊了。

我找来不用的油桶做炉子,炉子分上下两层,下层是烧碳的小灶,上层是泥砌的壁炉。我把擀好的面饼上撒满芝麻,然后贴着炉壁上进行烘烤,不一会散发着焦香味的烧饼就出炉了,我把烧饼整整齐齐摆在案板上,可是香喷喷的烧饼却很少有人光顾。一位好心的同胞告诉我,老外个个对食品卫生都极其讲究,我的烧饼摊摆在街边的露天,总给人不卫生的感觉,并且做出的烧饼直接放在案板上,难免会沾上灰尘,人家就更不愿意买了。

同胞的话让我如梦方醒,难怪美国不像国内街头遍布小吃。我于是通过朋友关系在一家生意不错的西餐馆租了一个五平方米的弹丸之地,把烧饼摊搬了过去。我还定做了厨师工作服专门在工作时穿,自己也很注意食品清洁,做好的烧饼一律放入托盘盖好。不少吃惯了汉堡牛排的老外都被散发着焦香味的烧饼吸引过来,忍不住尝上几个。

做了半年烧饼,我在附近的街区逐渐有了点名声,回头客也多起来。

一次我从电视上了解到,美国人什么事情都喜欢DIY(Do It Yourself),估计他们对DIY中国烧饼会感兴趣,我于是向那家西餐馆加租了二十平米场地作为我的烧饼DIY区。我把做烧饼的步骤细分为和面、发面、成型、着料、贴饼、烘烤等多道工序,每个步骤的具体操作方法和注意事项都用英文写得清清楚楚,并且配上插图。大多数美国人都把家庭看得很重要,往往是全家老小一起到我的烧饼DIY区,大家齐上阵,分工协作,流水作业,一炉烧饼很快就做好了。热情的美国人还请我品尝他们亲手做的烧饼,虽然味道不太好,甚至有的还烤糊了,我还是一个劲地说VERY GOOD。

不光自己卖烧饼,还教人做烧饼,我每月的收入都在稳定增长。几年后我租下了那家西餐馆的整个店面,改成了我的"烧饼乐园"。我的"烧饼乐园"里烧饼的品种增加了不少,芝麻酱烧饼、吊炉烧饼、油酥烧饼、蟹壳黄烧饼、澄沙烧饼应有尽有,老外吃得满意,DIY起来也充满了乐趣,我终于体验到成功的快乐了。

连载 3

◆作者:琴瑟琵琶

◆出版社:朝华出版社

第二天午饭前,她向主编请了半天病假。大约半小时后,普华站在了校门的横匾下。学校早放了学,人并不多,显得格外幽静。她摸着校门口的铁栅栏,重温那种熟悉的亲切感,仿佛回到了十几年前。

毕业后,她只回过一次学校,是和永道一起拿他留在学校的航模作品。普华上楼找到了自己就读时待过的教室。十几年前,永道曾坐在斜后不远的地方,他习惯想题时用圆珠笔点在桌脚的螺母上,拖着腮。每次目光相遇,他总是或多或少扰乱她的镇定。也许从那时开始,就注定他们之间不会那么简单。

这时,操场广播已响起静校通告,刚走到楼下,却被迎面走来的人震住了。

两天来压抑的苦涩瞬间被胸口狂乱的心跳取代。她不可置信地望着施永道一步步走近,他们有过太多种偶遇,但她最不想现在见他,下意识地退了一大步。

"嗨。"永道走过来打了声招呼,"这么巧?"

他手插在裤袋里,正停在她面前。比起上次见面,他的头发修短了,鬓边到下巴有一层薄薄的胡碴,神采奕奕,又有少许颓废。领带的花色是普华喜欢的风格,可她不确定是不是自己买给他的。转念,她随即否定了这种可能,一个新婚男人,怎么会打前妻买的领带?

等不到她的回答,他无趣地笑了笑,"怎么想起回学校了?"

"随便看看。"普华不知该把眼光放到哪里。

守门人走回来,见到他们站在一起觉得有些奇怪。

"你们……"

"师傅,我们进去转转。"永道从口袋里抽出手,走过来要拍拍普华的肩,快碰到时又放下了,她不自觉地蹙起了眉,他注意到了。

"走,跟我进去看看,下个月就毕业十年了。"他率先迈开步子,穿过小路走几步又停下回头,好像预料她会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快来!"

守门人将信将疑地在传达室门口分拣信件,不时探头打量他俩。普华被看得不自在,只能跟了过去,赶上永道又加快步子走到他前面。

在操场入口,他倚在一棵柳树前不走了,叫住普华。

"嘿!"

她还在闷头往前走,听到他叫,远远地站在楼旁的死角里。

"那边医务室的二层楼去年拆了,要盖新的实验楼,是城寺设计的,安永想大家攒点钱给学校塑个东西,或是刻块匾。"永道大声地对着空无一人的操场喊话,"十周年大家都说回来聚聚,听说到时孔让他们都回来,把退休的几位老师也请到一起。"

他说完顿下,转向她站的地方。他的话,普华听得一清二楚。过去她不关心他的工作,他在想什么她也不懂,两个人之间像是隔着一层纸,总也看不透。如今那层纸换成了裘因,变成了一堵厚厚的墙,无法穿透,她便连倾听的耐心都没了。

永道站在树下,手插回口袋里,有些无可奈何。她缩在楼角的样子他再熟悉不过,眼神飘忽到根本不存在的地方,心思游走在他到达不了的地方。本该二十出头的人,她却没有别人似的阳光热情,不爱笑,不爱讲话,朋友很少,终年阖着长长的睫毛,沉浸在她自己的世界里。他试着打破,试了多少次,多得自己也数不清。

普华依旧保持着沉默,他觉得无趣,放弃了继续下去的念头。于是,他们像两尊雕塑站在那里,各怀心事,随着夕阳渐渐沉去,影子拉成一条线,然后彻底消失。

操场上夜班的灯亮了,守门人再次出来巡视,普华才抬起酸软的脖子,发现永道依然靠在刚才的树下,目光投得很远,侧影里有些落寞神伤。那份落寞,不该出现在他身上,与他新婚的身份不符。

"要走吗?"他远远地问了一句。

她没回答,掉头往外走。在通往校门的甬道上她加快了速度,跑出校门去路边拦车。

一辆出租车停了下来,她打开门要上去。他在后面叫了一声:"叶普华!"

"这个周末……别忘了回去看爸。"他一步步走近,在她钻进车里时,他又说了一句,"我也去,我们老地方见。"

酸楚随着他的话从四肢百骸会聚到眼角,普华甩上车门,扭开头,假装没有听见他刚才说了什么。

7 疑云初现

瑞恩示意我们落座,然后就自顾着和老头儿交流了几句,接着就见老头点了点头,此时脸上方才露出了笑意。

瑞恩这会儿才转过脸来给我们介绍说:"这位是老威克,丹尼尔·威克,就是这个博物馆的管理员。"

老威克马上又对着我们点头友好地笑了笑,算是打过了招呼,我们也微微颔首向他致意。

老福先是在屋子里踱了一圈,最后就停留在那个摆放着实验仪器的柜子前,长久地看着,静默无语。老福以前在大学做生物讲师的时候,这些东西他没少接触。没准他现在是睹物生情,想起了自己以前的日子。

不一会儿,瑞恩便打断了我们的思绪,示意我们围到桌子中间来。他说:"先生们,很抱歉十万火急将你们请来,在这里我谨代表皇家警署表示深深的歉意和诚挚的感谢。"

"不用这么客气,尽管说就是。"老福也客气地说道。

瑞恩点点头接着说:"相信那件诡异至极的案子,贵国的官方已经有人和你们接触、讲解过了。我们的专属机构对这个事情很是疑惑,参与进来的当局警方也是一筹莫展。希望你们能帮助我们解开这个疑团。"

老福接过了话头,他很直接地说道:"你的意思我明白,你能不能把信件的原件给我们看一看?"

瑞恩点点头,给老威克交代了一句后,他便把一个文件夹摆在了老福面前。

老福打开文件夹,里面露出三个信封来。老福用询问的眼神看着瑞恩,得到瑞恩肯定的点头应允之后,老福从风衣口袋中拿出专用的手套和放大镜,这才打开了信封,抖出来三张信纸。

我凑过头去看,也看不太明白,老福仗着在大学做过讲师,英语还是过得去的。看着我抓脑袋的样子,瑞恩递给了我一份文件,是那三封信的中文译本。原来就是老福在我屋子里的时候,给我看的那些讲解内容的原始文本文件。

老福初步端详了一会儿之后,抬头问瑞恩:"你们经过调查之后发现了什么?"

瑞恩一摊手,说:"刚开始我们更倾向于这只是一个小孩子的恶作剧。但是我们按照信上所说的地址——朴茨茅斯郊区的一所乡间房屋,前往调查了一番,但是那却是一座闲置了一段时间的空房。据周围人说,那里前段时间确实住着一户中国人,但是不久前,这所房子就空了。"

紧接着瑞恩略带疑虑地说道:"更让我们困惑和震惊的,是那所房子的门前,出现了一具极度恐怖的尸体!"

瑞恩说到这里的时候,在一边站着的老威克的手不由得抖了一下。他在那里嘟囔着:"奇怪的是,这三封时间相隔近一个月的信,为何会在同时送达我这里呢?"

◆作者:儒爵爷

◆出版社:古吴轩出版社

老福又用放大镜把信和信封里里外外仔细地看了一遍,在得到了老威克的准许之后,老福便摸出来一根棕色的烟卷点上,然后便蜷缩在福尔摩斯经常思考的沙发上,陷入了沉思。看来这个问题是需要几卷烟才能解决的问题——老福喜欢用几卷烟的数量,来衡量一件案子的难度。

很快他就掐灭了烟卷,开始在屋子里踱步,最后他又回到桌子旁坐下,盯着那几封信件看着,久久地看着。

过了好久,瑞恩和老威克低头小声交流着些什么,我百无聊赖下也装模作样地研究了一下那几封信。我学着老福的样子拿起放大镜翻来覆去地仔细瞧着,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信里信外,我甚至还用指甲刮了刮邮票,最终没有任何收获。

老福突然坐了起来,说:"看来我们得去一趟军港朴茨茅斯了。"